

堯舜湯武順天時守功分者也之噲白公  
逆人事執差數者也故貴賤無常在乎趣  
操之異君子小人器識分矣然而非治  
亂常相倚伏不可不察也師天無地師陰  
無陽者膠固不明未可以語道差時逆俗

者在貴即賤當時順俗者方小即大矣  
庸齋云自貴而相賤難壅豕豈時為帝也  
貴賤不在已即軒冕價來之意以天地比  
梯米毫末比泰山則等差之數不足言矣  
各任一職以為功曰功分農商工賈世間

不可闕一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也  
以充焉是以禁為非固趣操之當然以不  
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  
見矣因其小大有無然非即齊物論因是  
之忘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喻之天地陰  
陽亦喻其不可相無慕夫義徒即堯桀之  
論

物無貴賤已物兼忘也自貴而相賤彼  
是未忘也貴賤不在已忘已任物也因  
大而大因小而小即物所宜也以至功

趣之有無然非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  
物理人情於斯可見矣故爭讓之迹善  
惡之行貴賤有時而未可以為常猶殊  
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  
可以一槩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  
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禪繼  
順逆各因其時而已汝不必多言也縱  
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  
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  
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

秋水第三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  
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  
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  
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屢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  
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吟域兼懷萬  
物其孰水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  
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  
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  
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郭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自拘執則不爽  
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不能隨變則不  
齊於道無私德公當而已無私福天下所  
同求故汎汎然無所在奄御群生反之分  
內而平往者也豈扶踈而承翼哉唯其無

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而莫不皆足死生者無窮之一變耳非始終也知成無常處故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欲舉之今去而不能欲止之使停又不可變化日新未嘗守故但當就用不可執也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呂註學者平日係於有物一聞道無貴賤小大則於為不為辭趣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往反為貴往為賤衍則有耗行為貴耗為賤則當放志而無拘拘而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而已非道也謝則有榮謝為少榮為多施則有斂施為多斂為少當兩行而無一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不當矣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拘而志之謂也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獨與無一而行之謂也無所吟域與道通而不大蹇之謂也其執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與道當而不參差也恃其成則不知終始

之不可故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遠而不悶時不可止故撥而不跂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所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素何係心於辭受趣舍之際哉若驟若馳言變化密移則何係心於為不為之間固將自化安排而去化之謂也

疑獨註萬物之理冥於自然非為也非不為也又何措意於辭受趣舍之間哉衍者有餘施者所分也貴賤少多出於強生分別非道之真理道之真理則一而已以道觀之貴不為加賤不為損多非有餘少非不足又何有貴賤少多之別哉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偏與此下註文並同呂說

詳道註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為陂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為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而

不反其真者未之有也

碧虛註當受而不受何為乎彼舍而我取何不為乎貴賤小大不出乎二端耳貴賤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放心自得通也稟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也德私則不履穀福私則不久長有吟域則不溥汎有方所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兼懷之德喪矣已上皆辭貴樂賤之義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無生死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遷忘消息盈虛則執為之終始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如驟其移如馳陰陽爾四時爾固將自化何容心於為不為之間哉

腐齋云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反而求之吾身綽綽然寬衍也若以貴賤是非自來則與道相違施則有多少謝去其施則無多少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參差矣國之有君祭之有社論此心以道為主而無所用其私此心廣大無所窮極

則無町畦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無所私愛其孰承拱扶之耶無方即無心無心則無短長無生死不恃其成即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不位乎其形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來則時不可止大義即道也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為何者不為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河伯未明天理物情則猶有所疑復以辨受趣舍為問海若告以世間所謂貴賤少多是其一反一衍一謝一施耳若拘志而一行與道差蹇矣若君之於民德無不被社之於人福無所私明道之無方而兼懷萬物也物之死生乃形化之一變非道之終始也故成無常廢不以形為位而守之其去不可止其來不可禦萬物盈虛之理如斯而已夫物生若馳其機不息任其自化無容為不為於其間況辨受趣舍乎此言應物貴乎無心則死生不足為累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踳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及其真

郭註何貴於道以其自化知道者知其無能無能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四肢百體已不為而成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達過分之知道益生之情乘變應權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雖心之所安亦不使犯之知其不可逃安乎命之所遇審去就之非已故莫之能害也天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內外之分皆非為也知天然之知自行故雖行於外而

常本乎天位乎得與會相應有斯變也知落天地事該萬物而常不失其異極故天人之道全牛馬不絆穿絡者天命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若乃走作過分驅馳失節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所得有常殉名則過也

呂註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悟乃謂何貴於道海若告以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己皆知道者之事而非體道極致至於水火不害寒暑不侵則體道者固如此也非謂其薄之言察乎安危謹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寧於禍福知其不可奈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在外矣以是而入德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出天而之人踳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則由人而之天也自無以人滅天至是謂及其真則其於道也豈特知之而已哉

疑獨註大同呂說

詳道註知道者必達理達理者必明權權者以無心應物而不失其平庸詎以外傷內以物害己哉焉道而至此則能以之應人踴躍而屈伸以人復天反要而語極此海若之論始於齊小大同貴賤中於察安危謹去就而終於明天人反要極蓋能齊物則能全己全己則能復道而至於要極則及其真而已矣

碧虛註知化化之道達生生之理者必能適物之權故樂全而無傷察安危審禍福謹去就故也是以有德者內守天理外修人事然後位業可得而進退出處在我可以反要妙而語極致也牛馬天理也穿絡之者以人滅天飢渴馳驟以故滅命貫馬驪牛則以得徇名也守天而不失還朴而不偏矣

虞齋云此問尤妙言既聽造化之所為則人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康德明亦有此問文公不曾答想難言也故莊

子於此說箇權字又以不以物害己一句明之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然後有此大用明於權則知輕重也薄謂迫近之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恃此以

薄之猶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察安老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嘗說聽之自然天內人外即前篇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言自然之德知天人之行此知字從人心上起本乎自然而安於所得此句又屬道心住居之安也踴躍而屈伸謂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理之至極也牛馬四足得於自然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至滅天命徇名則人心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既知天知人能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是謂反其真故人事命天理也

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濤噴薄使人應接不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文義可見

暇湏更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偽還真中高虛湛者有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真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冥體會而無所復問焉今學者自信不及群疑窒心與河伯同病者不少儻能於海若言下豁然有省如雲開月見則昭昭靈靈求諸已而足何暇它問哉知天人之行又當是夫音若世乎得當是德群